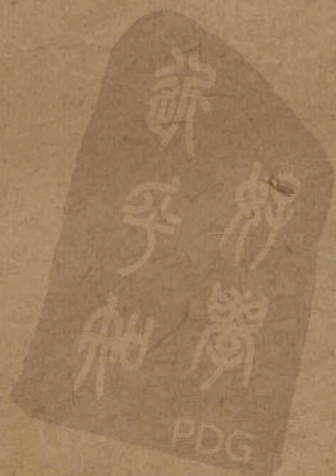


牧庵集

二



牧庵集卷四

元

姚

燧

撰

序

序江漢先生事實

某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阬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十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俘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公亦知事此耶公爲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卽出所爲文若

千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斬死公止共宿實
羈戒之旣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
於積尸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髮脫履仰天而祝
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
爰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統而下垂千百世之緒者
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君而北無他也至燕名
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鳴之遊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
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屢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
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

語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旣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干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于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瓦缶將敗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爲此出處非不思也乃中夜以興踈膏血以禦魍魎徑林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于中路使非先公

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爲以回其復生之志收其
已遊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
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
已此其胸中揆制一時相爲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
爲知己死者有之無有爲知己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
不爲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
卿月與余相視一泣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別丁編修序

至元十九年余辭秦憲而歸東周明年復受命貳荆憲

自惟才之非也行路之遼也家貧而力之薄也多疾而江南風土之未宜也實難其來然不遑偃蹇自寧者公則壓于君命勢不容已私則以爲人生文軌混同之時不及夫年未艾以覽江山人才之勝勿之則有歉然之悔斯意之不欲已者出處之大畧然也自歷荆憲至今其間望舒二十四弦晦居府者三一而水舟陸馬周歷乎復澧峽歸鼎五州十七縣者反居三之二焉其于江山之清駛奇峭人才之標特秀異實若富于胸中求如鼎之前編修密院官丁公及事勝國三朝嘗光顯者或

無有倫焉宜其文章之宏肆年德之高邵日聞天朝累起而將官之而公辭之至今又于嚮見于進而不釋者之中所無也余以是多公公之報遇于余者宜與人異今按部已竟將還憲府辱以高文叙行再三讀之愛其辭甚華而義至嚴情甚密而禮至周而其病在夫一失之不攻衆長之是諛曰雄其文粹其學正其傳尚其世而善其政斯豈余所虞于公者公之世所不知其學其文果余匹乎其傳與政果不與加乎豈均無之姑爲是甘言相愚乎非歟余如何知公而知如是爲報余如告

人以公善懷術不余知也公心焉如何不然公誠無意
焉而余過疑及此則反取罪爲高明妄人矣或有意督
過將肆公所責之公心焉又如何獨甚善于公者已辭
徵不仕若忘世肆志而能損己有權輿沅陽書院聚徒
而育林師聖而祝釐以成已而開物詠歌太平以老不
可謂賢者不出而無益斯世也書院之基已移文鼎枚
俾給左契復移文軍府俾拔其園蔬又爲榜懸之院門
以勸其速成而戒其中止余今之歸或得請去荆憲而
北不知公由何事何時相遇中原一握手復道今日爲

舊或蒼蒼者再牽而南又過是州必觀書院旣成升堂以揖戔弁之士來而告之曰子觀夫大役之築者乎十人爲什操杵負畚而力作者九人逸者一人袖手傍歌俾九人者勤力而忘勞乃董役而犒功逸者與受直焉今日之居諸君知德編修負畚操杵之勞亦思袖手傍歌者乎以是爲學者引譬而資公一笑

送宰先生序

至元三年二月未盡之三日宰先生謂燧曰余將遊秦子能序余茲行乎予掉鞅遊天下殆周獨秦未嘗一至

又秦士捨修撰雷君亦莫有一識子昔家秦其所忠者
誰人所通信者又誰盍枚舉之予階子言一進謁之也
燧曰秦固衣冠之藪澤也在燧有未遍知者焉蓋年之
前乎燧者率隆名碩德旣幼燧而未與之言後乎燧者
燧何所慕賴乎彼而爲之伍故遺十百而得一二也請
爲先生誦之有楊元父者吾師與之抗禮者也其學也
粹而正其操履也堅而不渝其執親之憂也哀而禮其
能也博而肆尤邃史學讀至落落奇傑之士必慷慨感
激思見其人于今使先生之至不嫌于自明肯曰向之

儒服登常山一言折猖狂之盜而落其角距者實余也
彼有聞而不奇先生者乎雖先生夙有負氣使酒之聲
彼將視爲古奇傑士之恒態必濶畧而有取乎此也先
生行哉其尚有合于斯人歟又有韓邦傑劉無競呂伯
充者皆吾師之弟子也年皆長于燧若韓之能官劉之
天質之美呂之問學之該徹皆燧所不敢望而及計之
今日呂以練服在躬未可出之二人有造先生之館煩
從者爲燧一訊安焉

送雷季正序

余從魯齋先生遊最故且久于同門之士學爲最怠而
不加進自親夏楚時猶爾況今載名仕版遠處數千里
之外哉昔之怠者爲忘不加進者陋而爲退矣宜季正
之取友而羞際余之心安焉而不敢有憾不謂徒以從
遊之久故願因鄙言獲進拜先生履前嗚呼其志則勤
其意則良惜所藉以爲介者非其人也是一也又先生
自謝政而歸屏跡桑梓養安泉石家事不以干于心鄉
人莫得見其面于時求欲如祭酒之授徒來則受之亦
難也余則止之無行雖然以先生平昔樂教之心且熟

子之兄伯靜之名嘗哀其願見未得竟抑志以卒有弟
如此篤道而善學行已以化鄉岸不然流于今俗翹然
自視以古人千里羸糧而就正焉又觀夫人有可進成
德達才之具必不拒其見也余則勸之令行且景星鳳
凰之爲物人或睹之猶爲生之幸況大人君子道德之
容可以興起一世仁義之言足以發揮百王者哉獲一
進拜而聞其緒論必決滯爲通易暗爲明大有得于曩
昔也有得而私之仁人之用心不然行哉余將須其歸
而見告也

送暢純甫序

歐陽子爲宋一代文宗一時所交海內豪俊之士計不
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古錄遂有
無謝尹知音之恨嗚呼豈文章也作者難而知之者尤
難歟余嘗思古之人惟其言之可以行後爲恃以待他
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舉一世之人不余知也今乃若
是其以有知者爲快而失之爲悲歟余冠首時未嘗學
文視輩流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者雖不敢輕非諸口
而亦未嘗輕是於心也過而自思人之能者余操慮持

論且然余不能之何以免人無嫉賢之譏余年二十四始取韓文讀之走筆試爲持以示人譬如童子之鬪草彼能是余亦能是彼有是余亦有是特爲士林禦侮之一技焉耳或謂有作者風私心益不喜以爲彼忠厚者不欲遽相斥笑姑爲是諛言以愚之不然殆鼓舞之希進其成也自是蒙恥益作旣示之人且就正于先師先師亦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

而拒之釣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余用是廢作有亦不以示人純甫自言得余隻字一言不棄而錄之又言世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嗚呼世固有厭空桑之瑟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于行後猶以失之爲悲下下之外豈別有等置余爲哉則爲去聖賢也無級而絕遠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土朝夕腐耳豈

有一言之幾乎古可聞之將來乎純甫獨信之自余不可不謂之知已足爲百年之快恐純甫由此而取四海不知言之非也然純甫實善文其不輕以出者將以今爲未積積而至於他日以騷雅末流典謨一致乎將恃夫涖民旣爲循吏持憲旣爲才御史富民又將爲良大農道行一時無暇于爲言乎豈以世莫已知有之而退藏于密也由積而爲書至於他日與道行一時無暇于爲言則可由莫已知而不出若余也雖不善文而善知文則純甫爲矢人矣今以農副行田隴右于其別也敘